



第七届
老舍散文奖
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第七届
老舍散文奖
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028-4466-0

I. ①第… II. ①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317号

地震版 XM3326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平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年10月第一版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25千字

印张: 20.5

书号: ISBN 978-7-5028-4466-0/I(5157)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评委名单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梁衡：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散文家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张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评论家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

雷达：原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胡平：原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韩小蕙：《光明日报》资深编辑，散文家

徐忠志：《文艺报》总编室主任，评论家

杨晓升：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授奖辞

1. 周大新《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没有常见的浮词华语。朴实的文笔,实在的述说,却于无声处炸开惊雷。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是作者对生命、真理和内心精神的发问,写出了人的悲哀和孤独。死“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作为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精神遗产,激励后来者勇敢地追求真理,决不盲从。

2. 张亚丽《北京的告密》

独特的北京文化解密之作,堪称大散文。如此有气势和穿透力的京城叙写,很少看到。从北京的建筑起笔,逐渐涉及文化、文脉、文明,感觉先锋,视野磅礴,语言瑰丽,气象万千,既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有现代新锐意识,十分难得。

3. 马步升《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

用笔流转自如,余味悠长。对“形碎舌存”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有还原也有发现,散发着一股魔幻的美感和穿越历史的思想力。对真理不朽的赞美,是自我的映照也是对世界的探看,包含着对生死、价值、尊严、自由等命题的觉解。

4. 怡霖《苍穹之王》

用洗练、灵秀的文字,勾画了鹰的成长和蜕变过程,笔力道劲,准确生动,将苍穹之王写得波翻浪腾,惊雷阵阵,激动人心,且不乏对人类生存的反思。一些哲理化的语句升华了文章的境界。

5. 王必胜《单位》

抽丝剥茧地剖析了“单位”这个司空见惯的事物。管中窥豹,找寻世道人心的斑驳景象,向人们展示了单位文化的生动性格、文化基调和现存

状态，看似随意的议论里，有面对世俗和欲望侵蚀的深深忧患。语言自由不羁、随物赋形，分析透辟入理，宽容且不失深邃。

6. 刘醒龙《抱着父亲回故乡》

天下写父母的文章多矣，这样的题材有很高难度。本文的高明处，在于文字漂亮，艺术含金量高，充沛的激情表达得有张有弛，灵动饱满，仿佛一首抒情长诗。抱着轻飘飘的父亲场面及感受尤其给人深刻印象。思绪纷纷，不以事动人，以情，以意，以虚化的意象来抒情，读来回肠荡气，感人至深。

7. 田珍颖《冬天的记忆》

怀人散文的典范文本，写出了母亲的伟大、坚韧、普通、平和，有着高端知识女性和民间传统温良女子的双重美德，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散文长廊里弥足珍贵。个人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穿插、组合，再现时代风雨，使作品更具震撼力。

8. 任林举《西塘的心思》

一篇才华摇曳的散文，词句灵动，色彩清丽，感觉能把天籁织进字里行间，呈现的是有光有声有色、亦诗亦乐亦画的江南水乡风景和生命哲思图画。阳刚与阴柔相济，朴素与厚腴互补。读这样的散文，如饮甘霖，不愧为美的享受。

9. 杨文丰《雾霾批判书——自然笔记》

一篇有开拓、有创新，科学价值与审美价值俱高的作品。用杂文笔法写的这篇散文，站在公共安全、人民幸福和历史进步的制高点来论述天气现象，文笔犀利中肯，资料丰富，给人拨云见日之感，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及思想洞察力，值得赞扬。

10. 杜怀超《苍耳：消失或重现》

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苍耳魂灵。以苍耳悲苦孤寂、坚韧壮丽的一生，写出了它的风骨与神韵，同时思考生与死、社会与人生。文笔优美，笔力道劲，生动深刻，力透纸背。读来不仅令人动容，亦颇多教益。

目 录

获奖作品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 周大新	3
北京的告密 / 张亚丽	6
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 / 马步升	18
苍穹之王 / 怡 霖	26
单 位 / 王必胜	35
抱着父亲回故乡 / 刘醒龙	47
冬天的记忆 / 田珍颖	56
西塘的心思（外一章） / 任林举	66
雾霾批判书 / 杨文丰	76
苍耳：消失或重现 / 杜怀超	87

候选作品

我的生命是父亲的疼痛 / 詹谷丰	95
诗人的妻子 / 王充闾	102
没有白来刘家峡 / 陈启文	115
谁能够让你站起来 / 张秀超	131
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 金翠华	143
阳光下的魅影（外一篇） / 王安忆	156
青海 青海 / 丁肃清	169
我在廊桥上等你 / 陈 霁	179
土地，土地…… / 厉彦林	193
小孩，男人，狗（散文三则） / 袁劲梅 沙拉苏	204
飞越密西西比 / 毕飞宇	213
对话，有关椰子和椰树 / 乔 叶	219
命如蒿草 / 赵 殷	226
说境界——中国人的良心之一 / 张建云	234
笔走汀泗桥 / 陈奕纯	249
谁删减了黑夜的浓度 / 耿 立	256
他（她）们（三章） / 简 墨	267
中药芬芳 / 林文钦	280
鹦鹉丽莎与蒙娜丽莎 / 张承民	285
亲爱的花朵 / 安 然	299

（注：曾获老舍散文奖的作家本届参评作品原则上不再重复获奖。）

获奖作品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 周大新 |

原载《北京文学》2013 年第 7 期

最初看到那三个铁栅门时我没有在意。我的目光一晃而过，雅典有太多的景致吸引着我这个新到游客的眼睛。待旅居雅典的作家、学者杨少波先生介绍说“这，就是苏格拉底当年被关押的地方”时，我才吃了一惊，才赶紧从近处的橄榄林里收回目光，定睛去看它们。

它们立在一道石壁上，都不是很宽，三扇铁栅门后，是三个石室，也就是石洞。

我惊看着那三个石室。原来，我敬佩的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赴死前就被关押在这里。原来，这道石壁和这些石室，目睹过那个伟大哲人的身影，聆听过他的声音，见识过他的智慧，而且看见过他最后赴死的情景。

这么说，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于 1787 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苏格拉底之死》中，关于关押苏格拉底囚室的描画，是不准确的，是过于理想化了。在那幅画中，囚室很大，石块砌成的墙壁很高，向上还有很多阶梯，明显是正规的房间，而囚室是在房子的底层。画面上苏格拉底坐着服毒自杀的那张床很宽大，而这三个石洞中最大的一个也摆不下那样气派的床。看来，雅克·达维特在创作那幅画前没有来过雅典，没有看过真正囚禁苏格拉底的地方。他把事情向好处想了，他不知道真相比他的想象要严酷得多。

我环顾着四周，想，这三个石室当年应该是位于一座监狱的院内的。因为柏拉图曾说过，他和几个朋友每次来看被囚的苏格拉底时，总要在监

狱门前等候大门打开。我留意到三个石室前壁上，都留有凹孔，这些凹孔表明，石室前过去是有附属建筑的。

我看着石洞囚室里不大的空间，努力去想象苏格拉底当年被囚时的生活情景：他会坐在囚室的小床上去安慰和宽慰妻子桑蒂比及他们的孩子，会在床前狭小的空地上边踱步边默想希腊城邦的未来，会在柏拉图和克利托等学生们来看望他时向他们谈他关于肉体 and 灵魂的最新思考成果，会席地而坐吃下狱卒们送来的食物，会在去囚室门外放风时远眺雅典城区并伸手抚摸橄榄树上嫩绿的叶子，会在那个较小些的石室里进行最后一次沐浴……

我猜想，当年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回忆，安尼托、梅勒托和吕贡这三个人为何要以不信本邦神灵，企图另立新神和迷惑、毒害青年两个罪名起诉自己。那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可能最终想起来了，那个控告他的主谋安尼托，他其实是得罪过的。有一次他同美诺讨论美德是不是知识的时候，正巧碰见他，于是便拉他过来提问。结果在提问中不仅让安尼托陷入了自相矛盾，还损及了对方崇拜的政治家，致使他失了面子。他拂袖而去时撂下过狠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说别人坏，我奉劝你慎重些！他可能也想起来了，那个梅勒托是诗人和悲剧作家，而他对诗人没有好印象，曾经讽刺过诗人们，对方参与控告很可能是在为诗人们出气。他也许到最后也想不起怎么得罪了无名演说家吕贡，因为吕贡根本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不过他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吕贡会因为参与控告他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迅速成为雅典的一位名人，这也是人成名的一个法子。

我猜想，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思考，由 500 个公民组成的法庭，为什么会判并未犯罪的自己死罪？他对希腊城邦充满感情，没有任何有违城邦法律的举动，他只是喜欢用不断提问和谈话的方式追求真理。他知道把权力交给民众的全部好处，他思考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各个方面，他对人性有过深刻研究。可他就是没有想到，民众在某些时刻对精英人物是存在敌视情绪的——这是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真正的思想者有时会搅乱平庸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让民众觉得他太反常、太出格，就是这种反感和敌视情绪促成了错误的判决。这种情况不仅在古时的希腊存在，在现代的中国也存在。“文

化大革命”中，当张志新这个思想者用自己的言论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不仅仅是掌权者不高兴，一部分民众也不高兴，觉得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瓜？当张志新被割断喉咙押赴刑场时，相当一部分相信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民众，在心里并无对她的同情。这当然是精英人物的悲哀。他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生活得更好，却恰恰又让民众对其生了敌意。人性是一个隐秘的洞穴，所有的精英人物都应该探身这个洞穴，以对其有所了解。

我猜想，苏格拉底在拒绝逃跑决心赴死时，并没有估计到自己被处死这件事的全部影响。我从史料上看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朋友和学生曾劝他逃跑，而且当时他也确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逃跑。但他决然地拒绝了，理由是，既然身为雅典公民，就理应遵守雅典的法律，雅典的法庭判我死刑，我就应该甘愿受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若越狱逃走，就是以错对错。我估计，他当时只是想用自己赴死的行动，去感动更多的人遵守雅典的法律，他根本没有估计到，他的死，会成就他的不朽声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的他，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在那个没有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人们在口口相传他被不公正地处死这一事件的同时，开始互相传述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便随着他屈死的故事流传开来。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让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意识到了三个问题：其一，不要因为私心和私利去控告他人，不要利用社会公器去伤害他人。即使你使用的理由很堂皇，即使你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即使你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历史都有可能跟你算账，都有可能让你像安尼托那样，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小丑的形象。其二，不要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认为所有的人间悲剧都与己无关，很多悲剧是掌权者制造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时也会像当年的雅典那 500 位公民一样制造出悲剧。其三，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和事件的结束，恰恰相反，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死，正是他哲人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他遭控告事件被追询的开始。

苏格拉底死得太冤了。

苏格拉底又死得太有价值了！

苏格拉底，我来向你致敬了！

北京的告密 | 张亚丽 |

原载《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

A

文明从一片片馨香的叶片中升发，沿一缕缕洁净的蚕丝出使。茶叶与丝绸的使者没想到，他们的子孙会看到这一幕：

笼子，被一只只手定时开启，天空瞬间展开。

从这里出发的鸽子，越过小巷的高墙与大宅。一双双翅膀急速转身，抛下一座座密集的屋顶。鸽子是鸟类中最有资格俯视城市的使者，奋力起飞是为了降落。密布于大街小巷的铁算盘手，在城市的四面八方，每天定时仰望天空，等待鸽子归来。他们在盼什么？当然是一座城的商业筹码与经济机密。在那些商号、老板、账房先生的目光中，鸽子的降落是为了再次起飞。那是天空中一只只会飞的算盘。古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二者都在说通往墓地的真理。真实如此决绝，绝无半分含蓄。诗意的想象与家园的温暖，那是我们的事。我眼中的鸽子，怎样飞都是回旋于天空中的歌哨儿，一曲曲动听的旋律把我的向往养得飘逸，还扯出老远，那里的秘密对我有足够的诱惑力。我离那段历史久远，就像离北京遥远一样。

抛下地球，我悬空而来。

当飞机从云层降低高度，甩下海蓝的天空铺着的白絮，钻出虚无的白时，我乘坐的深圳航班，空姐眨着浓妆的熊猫眼儿，告知前方就是北京。那天是上午十点，大约半小时的着陆时光，我坐于窗口，视力所及满目苍凉。

模糊的大地，俨然一幅谷歌地图。自己却生活在这样的地球，平添几分凄凉落寞。不一会儿，飞机的高度，让我看到大地像一张胶片感光后的显影。初春的阳光，清晰地在地上的山脉河流呈现出来，让人有不可捉摸的熟悉与陌生。房屋与蜿蜒的路，镶嵌在纵横交错的田野，被一条泛着白光的京杭大运河缠绕，那种魅力用言辞难以恰当描述。一脉大水让我懂得文明历史的走向。在高空我感知的京城，是从关汉卿的剧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铿锵吭锵地在我脑海中还响起元代李好古的戏词。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儿？”梅香说“我家住砖塔胡同”。这是京城最古老的胡同，也是最早进入艺术蓝本的胡同。关汉卿在此胡同居住并创作多部剧本，他是天地间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在行星留其芳名。那么多举世文明在北京脱壳而出，一只雄鸡啼鸣时的昂扬与激情俱在。虽说位置高点儿，追忆依然震动耳鼓，一样有穿透力。那位在鸡爪胡同建造公馆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因手抽筋避讳，北京的一只鸡脚就成了吉兆胡同。他自然不知一位女士遥遥将他缅怀。我与上帝同处，当然用上帝的胸怀关照人间。千仞之高，心骛八极。我比鸽子超脱，乘铁鸟实现飞翔。

机翼下是国际设计大师的后现代建筑，T形候机楼像一条长长的龙舟，开向天空的气窗，远观是风吹起的一排排巨大的鳞片。当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跑道滑行时，我从空中下来接近一座庞大的城市。

一脉苍水北上，通惠河出京门相迎。京都因北水与南水交好，得以滋养。那些胡同活像一只只章鱼的触手，打此经过，吸盘就把我黏附而去。当我站在钱市胡同，仰望一线天时，逼仄的空间，让我不得不感叹。那天下午沧桑的青砖，被一缕挤进来的阳光照耀，陈年的青苔接受了光的能量，毛茸茸的生机能在弹指间还阳多好。心动时，我噤唇蓄气，脸胀成圆球时突然放松唇肌，一口气流只能撼动巴掌大的一丛老苔。斑驳的绿丝中存有壳类的螺，小小的蚁尸。这些小生命在人之外为生存忙碌过，生命没有本质的不同。我抬手敲一敲老砖，耳朵贴上去幻听到算盘珠子的噼啪声。愣怔回头，撞上踩拖鞋的胖子。我仓促而慌张地看他的眼，揣度他是否带着歹念。身处此城40厘米的最窄处，我抽一口谦和之气贴壁而站时提着劲儿说：您请！您请！他侧身儿滑壁而过时：嘿嘿，谢啦！我看到前面一只盘龙走过，后面还跟着一只苍鹰。前胸后背的图腾长着一样的怒目，弄得我心跳不已。

他却如此般斯文。在乍暖还寒时节，这个文身的大肉球居然裸身，他怎样过京城三伏天？看来人有人的活法，时代有时代的过法，国家有国家的道行。当年把金融交易所塞在羊肠小道，这是国家在特定时代特有的经济手腕。只是隔朝隔代让人觉得荒唐。祈望文明的历史，但文明的细节在成为史书前，于有意或无意中漏掉。几座三合院，缩手缩脚地隐忍，有金屋藏娇的窃喜。不露锋芒的金融交易所，并非落地凤凰枯瘦的马。那是大清的骆驼，再威风的商人，踏不准他的节奏，只得困死在北京的窄道。隔百年之遥，我能在这儿窥视晚清处于经济衰败的年头儿，怎样设法防土盗和洋盗做手脚。当年来这里的伙计，手提鸟笼。等白银与铜钱的交易比价公示后，一阵稀里哗啦，笼门争先恐后地打开，即刻启动一座城的经济脉搏。当然今人不能用愚昧评价先人，能让鸽子带动一座城市的民族，实属无奈的智慧。时间也会生锈，一点点腐蚀穿盔甲的历史，让机密不再是机密。不过再沉重的翅膀，也有羽毛的轻扬。

退休的大李听我说：“你们家住北京最长的胡同儿。”他感叹：“俺们住了这么久，还迷糊儿，有这事儿？人家来了逛商场买衣服，你一个劲儿道儿南道儿北地钻。”我回他：“北京有文化底蕴，踩块砖头都是袁世凯点兵之地。你住的民巷，先后叫过东西江米巷与鸡鸣巷。你也迷糊儿，视而不见说的就是你。”他甩一甩手中的拖布痴痴地看我。当我告知这儿是清末民初金融一条街时，他噗嗤一声再哎哟一声。

也许我是北京的知己，知面儿还知里儿。

古都：“门殿四合，阴阳和谐，五行布局。”

北京的文明史就这样在胡同与四合院中隐遁光芒，无言的历史在苍老的青砖与青砖的缝隙，融化成沟壑高墙与矮墙的泥浆。城市是有生命的，呼吸与脉搏随时代风云起伏跌宕。古城一直上演生命的悲剧与喜剧，也许我赶上正剧开场——

B

京城飞跃，在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转眼的事。

我去首都博物馆的路上，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看到新生的大桥。请教一环，无人能答。我购得最新版北京交通旅游图，图上一圈一圈用环勾

勒北京，活活一只大寿龟盘踞。京城有六环，唯独没一环。京城的怪在于先有三环，后来在皇城与三环间开发快行线，才顺理成章地命名为二环。先前绕皇城的内线，相当于一环。在惊讶之中，我逐环细数三遍，相加后有 350 多座桥。北京 60 年代末才拥有祖母辈的复兴门立交桥，后来相继生出几百座立交桥，那是在空中无法俯视清楚的城市节点。时代进入转型期，京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突破旧有的鸟笼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个文明古国终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在世界平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范儿。美国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国用数万亿救市；这次欧元危机，中国动用数百亿外汇储备投资，以助回天之力。东方古国在北京弄出的响动大而又大，令金发碧眼瞩目。这并不证明我们完美无缺。

一个人做事难在滴水不漏，一个国家也难做到。

当我乘坐公交车经过长安大街时，不经意间从车窗看到新华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两面墙让我着实一惊。我来不及拍摄此景，历史也没指派我来证明什么。生年不满百，万岁是百个世纪，瞬息万变有悖于此。我眼前的京城是 21 世纪初的范本，是奥运大修过的北京。整座城有了迎娶过豪门小姐的气派，粉刷过的墙体、重铺过的街道、装饰过的高楼，还有胡同中宅院的鲜红大门，经古典的灯笼照耀，一下子点亮城市的穴道。异邦的设计大师，巧用钢筋编成一个巨大的金属“鸟巢”，安放京北。一个鸟窝装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将与球迷，给世界带来开放的惊奇与成功。在皇城的中轴线上，后现代建筑大师运用智慧，又造出会唱歌儿的“鸟蛋”。“二鸟”落成后，京城的骚动与喧哗被天外来物带来的惊喜折服。那些合不合皇城风格的论战，因大师挑战历史，意在割断历史而告终。我在一抹朝阳与一抹夕阳中，一步步深入“鸟巢”与“鸟蛋”，就像我乘坐京城的公交车，发现新华门的红墙为一座城市打底，从历史深处铺展一张老红的宣纸，白玉兰踮着脚尖正在款款地开放。古老与鲜嫩结合得如此妥帖，一股馨气在大街上悄然暗香。新华门的两墙红色标语，在文明历史的深处冲撞我的思考与暖暖情意。顾盼回眸，我张大嘴，一脸的惊讶。这是北京人之外的表情，老北京们视而不见。我如此好奇高层的政治手腕与社会转型的特色：这边是陈年谷仓与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那边是时尚咖啡屋与国际大师的后现代建筑。二者互不相扰，安之若素。